

6244

7

孝親  
敬天

歷代名臣奏議

卷十二

之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二

孝親

宋光宗紹熙間。權戶部侍郎袁說友乞過宮上奏曰。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顯望翠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既而十三日內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卮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大至重。決意必出。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湏至溷瀆。臣等竊惟人子事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為希簡。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壽皇聖旨而免。至於生辰上壽。恭想壽皇聖意。必欲陛下。一來。此人之至情也。竊聞今日嘉王以生朝。無以報劬勞之恩。專就禁中置酒以壽二親。陛下重明聖節。既受群臣萬年之觴。不曾過



宮已失禮。今日嘉王壽親之際。父子歡洽。陛下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畏。有所畏。父慈子孝。本於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聖子。方且願神冲澹。凡軍國之事。悉不與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疑。斷無可畏。第恐猶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聽。全在陛下深思洞察。斷然勿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於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祲亘天。萬目駭觀。焚惑見入太微垣。逼近內屏。房心為明堂。正屬宋分。太微內屏。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水為灾。衡岳山頽。正逼祠宇。劍門峯墜。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岳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於人情下而閭閻。衆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闕定省之禮。口語籍籍。謗讟紛紛。所不忍聞。自

廟堂大臣。至于百辟。孰進苦言。徒勞容受。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為。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心動搖。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為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于此。伏乞睿照。

說友又上奏曰。臣輒瀝危衷。干犯天聽。臣淺才末學。本無他長。自淳熙十五年。陛下見臣於議事堂。遽蒙特達之知。賜以簡記。迄今六載。號召晉擢。盡出親除。今叨誤恩。濫綴從列。天地父母之恩。至隆至厚。臣竊自惟。念臣子報君。無路可見。惟有盡忠竭誠。仰裨聖德。或可



少露萬一。然時平無事。臣下不過奉職。惟謹而已。儻人情事變。一有巨測。不能割瀝肝膽。罄竭忠誠。以効古人正救之義。是有負於天地父母之恩也。臣竊見近者中外人情惶惑。憂懼。皆以陛下久闕慈闈。定省之禮。自宰相而下。至于百執事。數數控奏。無慮數十。企望翠華一出。何止以日為歲。自今月十二日進香日分。已不過宮。百官軍民。惕惕惶懼。且臣自積日以來。親聞都人私語籍籍。是以十九日。臣同衆從官趙彥逾等。亟具奏劄。控告陛下。乞於會慶聖節日。必駕乘輿。以安人情。以弭不測。臣亦竊意陛下必須上以聖父欲得相見之切。中以臣子控奏慄慄之誠。下以軍民惶惑偶語之疑。必翻然一出。不謂又降免過宮之旨。臣今日五更隨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親見外而居民。內而禁衛。上而縉紳。下而走隸。相顧嘆息。形之言語。所不可道。又緣既廢玉卮奉觴之禮。重華殿下。御幄在側。設而弗用。鼇山

前列。不聞三呼。大樂弗陳。壽儀俱廢。人情憂懼。無不咨嗟。間巷所傳。尤為不一。陛下深居九重。必不聞此。臣既叨從列。略不以告。則臣之罪誅。戮有餘。若於此時。陛下不急為之改圖。實恐他有上關聖慮者。臣願陛下以聖父聖子。初無疑隙。斷以獨見。亟於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三日之內。選定一日。就今日先降過宮之旨。所有百官錫宴候過宮了日。施行。陛下此令一下。便足以填紛紛多端之橫議。弭皇皇不測之衆情。解外夷傳聞輕視之玩心。安危利害。實關宗社。毋奪於聞言。毋變於臨時。惟陛下曲信臣所奏。而亟行之。臣不勝扣頭。瀝血之至。臣孤遠一身。蒙陛下親賜拔擢至此。豈不願仰承聖意。貪榮戀祿。實以過宮一事。至大至重。臣若苟容取悅。隱而不言。萬一事出。非意。贖撓聖懷。臣之孤負聖恩。萬死不足。敢望陛下鑒臣之忠。非敢張皇事勢。非敢一語有欺。掠譽取名。非敢飾辭矯激。即賜降旨施行。臣



區區大願。臣雖已同趙老逾等。以論思無補。具劄子奏聞外。然父子之道。天性也。理之順與逆。事之利與害。陛下天資仁孝。固自洞察。豈待臣言。臣自念既不忍上負陛下親擢之恩。又不忍目擊人情憂皇之變。復不忍躬蹈欺君容身之罪。是用忘其誅斥。再此懇控。幸陛下諒其愚忠而赦之。臣無任百拜昧死。

說友又上奏曰。臣一介孤遠。誤蒙聖恩。連歲拔擢。叨塵班列。竊惟臣子報君。惟有盡忠竭節。雖使鼎鑊在前。猶當挺身自奮。况陛下崇獎忠鯁。容受直言。臣於此時。儻懷顧避之心。則有蔽欺之罪。臣早隨從。臣同班奏事。懇奏迫切。乞早過宮。天語再三。曲加領略。面諭臣等。定以十七日必駕乘輿。臣爵躍鼓舞。不勝慶幸。惟是臣粗有悃愾。欲得面奏。屬綴班末。不敢躡次。茲幸玉音確許。定日用敢敷陳萬一。以冒聖聽。今至十七日止三日耳。既非過宮日。分湏合預降指揮。又緣自

累月來。久闕定省常禮。中外臣士。引領俟命。今陛下既以定日。面許從臣。我頃之間。外已傳播。皆謂十七日聖駕必定過宮。遠近翕然相傳。無不以手加額。若不預行降旨。臨期又至變易。豈特陛下失信。臣下愈使中外謗讟益深。而後列小臣。亦無顏面可見君父。兼壽皇聖帝愛子之念。日動聖懷。願望陛下。一來。何止以日為歲。今日從臣同班合奏。陛下面許十七日一出。壽皇必已聞知。恭想喜溢慈抱。指日以俟翠華。若更中輟其行。外謗又不止此。竊恐軍民百姓。紛紛籍籍。交口橫議。別生事端。以至伏闕上書。鼓衆倡亂。事起巨測。何所不有。臣願陛下堅守十七日過宮之旨。毋奪於臨時無故之疑。即於今日速降指揮。風雨不渝。決然一出。庶幾少掩外觀。稍息群謗。消弭不測之禍。慰安兩宮之心。一安一危。或禍或福。只在陛下。以刻可否間耳。可不畏哉。可不謹哉。臣適又親聆玉音。以謂中有難言。欲得調護。臣



竊惟凡父子兄弟親戚骨肉。雖富貴貧賤各有不同。必須先有可以離間之事。然後小人得以肆其離間之術。壽皇之於陛下。親父親子。慈孝兩盡。將五十年。聖意倦勤。親授神器。命禹之旨。出於誠心。願神重華。相忘天下。何所形迹。而謂可疑。既無纖芥之嫌。必無離間之事。豈非陛下事父過謹。生於憂畏。畏心既重。疑則乘之。左右小人窺見聖心。浸生事端。撰於離間。因惑聖聰。以壞綱常。此理曉然。無可疑者。臣願陛下深念父子出於天性。壽皇與子根於至誠。盡釋往事之疑。速講問安之禮。調護之策。無出於此。臣適又親聆玉音。頗及唐玄宗肅宗之事。臣竊惟唐二宗舊事。與今日大不相同。肅宗即位靈武。懷自立之嫌。今陛下以禹繼舜。指遜授受。其視肅宗。何止萬萬不侔。肅宗內則溺於張后之愛。外則陷於李輔國之謀。故父子之間。竟成終天之恨。今以聖父聖子。兩官陛下。愉壽皇果斷剛明。姦人誰敢肆其志。陛下聰明英睿。左右孰得逞其私。雖小人欲有離間之心。在今日自無可入之隙。陛下正當痛戒肅宗之失。深慮禍胎之萌。曲意慈闈。力盡子道。亟下詔旨。定用十七日過宮。鸞馭順動。人情帖然。了無浮言。久撓聖聰。儻或事有可疑。果如聖慮。臣甘受誅斥。所不敢辭。如蒙聖斷。勿忌勿疑。命駕如期。一洗群惑。豈特陛下身享無窮之慶。而宗廟社稷永保無疆之休。臣不勝至禱大願。臣仰溷宸嚴。罪當萬死。惟陛下矜其愚忠而赦之。

說友又上奏曰。臣今月二十二日。迫於愛君憂國之切。輒具奏劄。干犯天威。罪在不赦。雖未蒙亟賜施行。而陛下優容其言。未加誅譴。臣不勝感極涕零之至。臣茲者復以事勢迫切。非前日比。備位從列。職在論思。豈可憚於再三。不以亟告君父。惟陛下賜之詳覽。蓋自會慶聖節之後。今四日矣。宰執控瀝懇告。百官奏疏痛切。恭聽過宮指揮。



以時刻為歲。至今既未聞警蹕。又未先降指揮。人情愈更憂皇。口語沸騰雜出。如宰執百官皆是陛下親任委使之臣。當此急難之時。上則不過竭力苦口。百拜控告。下則不過上章奏疏。懇切俟命而已。最  
是百姓譁言。軍人偶語。扇搖敲衆。思倡亂端。人情至危。陛下豈不略  
動宸慮。茲又傳聞。即有伏闕上書者。必須群衆而來。萬一先有此事。  
己是鼓動衆情。馴致姦人相繼。扇亂。豈是細事。陛下聖明如天。豈忍  
使朝廷事勢。宮闕氣象。一至于此。此臣所以惶懼股慄。不避三瀆。痛  
哭復為陛下言之也。為今之計。極易為力。在於反掌間耳。何者。若陛  
下自有所疑。仍舊固執。不肯一出。則臣所奏紛紛之事。中外鼓倡。俄  
頃而生。使朝廷誅之。則其所言。乃是順天之理。以告人主。坐之何罪。  
以行誅戮。苟以此而誅一人。則禍變愈不可救矣。陛下聰明神聖。豈  
不曉此。若陛下以臣之言為信。以未過宮之事為終。非所安。以目即軍

民譁謗之言。萬一生變。即日決然過宮。則臣前所奏紛紛。俄頃而定。  
了無一事可慮者。此其安與危。利與害。只在陛下反掌間耳。臣所謂  
極易為力者。此也。陛下何惜而不為哉。變生不測。豈可逆料。臨時倉  
卒。必難撫定。陛下豈可不動心也。臣竊料聖意。非不知過宮為必當  
行之事。非不知目前人言可畏。人情已搖。為可憂。所以猶豫未出者。  
必自有所危疑。或以久不過宮。自知非便。外議紛煽。猝難撫定。因此  
宸衷未決。愈難一出。然臣今有一策。以告陛下。仰惟親父親子。了無  
纖芥可疑。壽皇聖節。今將七十年來。於朝廷萬事。愈更毫髮不與。父  
之愛子。天下一同。陛下因何所見而起危疑之隙。若因浸潤之言。左  
右之譖。此則小人大誤陛下耳。烏有親父親子。可以浸潤左右。而離  
間我者哉。此決然斷無可疑也。陛下觀前日壽皇批荅侍從之言。有  
云。自秋涼以來。每欲與皇帝相見。此語切切愛子。急急欲見之意。陛



下可以灼然無疑矣。今臣之策以謂陛下尚懷此疑未肯即過宮。欲乞陛下先審以宸翰一紙。如家人之語。其間及陛下以久不得一侍壽皇。欲得即行朝禮。今幸已經會慶聖節。翌日願侍慈闈之意。壽皇得此宸翰。必喜悅欣愉。當頒賜答。力求招請。然後陛下降指揮。否來日過宮。其重華宮禁衛等人。并隨駕禁衛等人。並兩倍支給當日食錢。陛下即時命駕如此而出。不惟陛下安心肆意。愈無他疑。而又宛轉委曲。益見聖父聖子相與周旋之盛。願陛下信臣之言。即賜灑翰。亟遣中使。奏達慈帑。過宮纔畢。萬事悉定。懼毅四騰。無一可為陛下憂者。自此兩宮欣慶。父子交歡。中外翕然。莫敢妄服。陛下於此之時。可以適聖意。可以安聖躬。必無橫議以擾聖聽。如今日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無慈福冊寶之禮。冬至上表。元日舉冊。皆須陛下親詣重華。然後禮成。目今若更不出。則昇時陛下前日降詔。播告天下。謂朕當

親率群臣。恭上冊寶。若此禮不成。則詔書之言。失信天下。何以立國。此尤大非便者。陛下必不肯至此極也。陛下今能一出。自此以後。時時可以過宮。至上冊寶之日。則翠華之出。自如頓足易耳。臣荷陛下親賜拔擢。事陛下如事天地。如事父母。竭誠瀝血。以冒天聰。死有餘罪。惟陛下鑒其忠誠。亟賜矜從。而速行之。宗廟社稷。無任幸甚。說友又上奏曰。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宮。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俾並進於玉階方寸之地。臣等於初七日至東華門。伺候宣引。間續准傳旨。改用今日。臣等今區區之誠。正以過宮一事。欲得面控。惻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願何待。臣等說說冒瀆聖聰。第以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踊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為甚。旋聞展用月旦。今又



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臨萬方。以信為本。成王翦桐為戲。周公  
遂封康叔。以為天子無戲言。况過宮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  
汗至于再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於四方。載惟陛下。容納直  
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而復輟。日復一  
日。寢為常事。關係非輕。今來欲望聖慈。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  
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  
失信於中外。良可惜也。臣等前此居家候罪。本不敢供職。既蒙許以  
宣引。故勉就列。以冀望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顏尚在班行。  
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宮禁中事。不知聖父  
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讎橫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叵測。非  
敢以引退為高。以合班為美。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  
犯天威。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說友又上奏曰。臣近以事勢迫切。嘗貢封章。乞早過宮。以弭外變。雖  
小臣狂僭。宜在譴訶。然父子之道。本由天性。仰惟陛下天資誠孝。聖  
度高明。當此憂危之時。豈無感動之念。庶幾俯鑒愚慮。或可少回萬  
分。而側聽旬日。警蹕未鳴。人言嗷嗷。日以滋甚。事勢岌岌。不勝憂虞。  
臣才非中人。位叨從列。悉由親擢。大恩未報。目擊人情之已迫。誠恐  
禍變之鼎來。豈當固位謀身。不以盡告君父。自古人主所恃以長久  
者。惟在於結人心。人主君臨天下。雖貴為無敵。富為無倫。然得人心  
則安。失人心則危。安危之間。不在富貴。在於人心之得失。然耳。故人  
主自稱曰孤。自稱曰寡人。曰孤曰寡。蓋言富貴之不足恃。而此身之  
常可憂也。是以得人心者。則天助順。人助信。致宗社靈長。富貴長久。  
失人心者。則土崩瓦解。日銷月亡。使社稷為墟。身危國滅。理之必然。  
無可疑者。今夫人心秉彜之同然。無出父子之至愛。雖在繼繼之內。



皆知父子之親。閭閻小人。街談巷議。或以不孝而指目。皆欲忍死而力爭。其間悖逆之果萌。則必衆人之共棄。蓋其義最易見。而其道最易知。其事為大逆。而其名甚不美。何況君上師表萬民。其他闕失。尚可自文。或蹈此名。豈復可立。儻不念人心之同欲。或有乖父子之大倫。雖使無知之童。皆有不平之念。其事至此。於心何安。今天下之人。皆知事壽皇。而陛下豈不能事也。然自新歲。僅一行禮。自春徂夏。四閱月矣。未聞再講也。日復一日。氣候向炎。而定省愈闕。人謂陛下何心哉。方春和時。御苑競秀。未聞恭請也。玉津近地。乘輿獨出。而過宮不講。人謂陛下何心哉。人言必曰。陛下怠於事壽皇。則人心自是亦將怠於事陛下矣。夫衆怒難犯。衆言難一。向也心自私怒。今也勃勃然怒形於色矣。向也口自私言。今也囂囂然傳於道矣。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誼也。陛下能以子道事壽皇。天下

必以臣道事陛下。今衆而群臣。次而多士。次而六軍。又次而百姓。家有家喙。帝有市閭。莫不怨嗟流涕。疾視不平。皆有為壽皇太息之意。無復察陛下過愆之迹。設或一夫鼓倡。指目問罪。大義所迫。千百從之。頃刻之間。人心瓦解。覆亡禍變。候在目前。陛下雖欲安處九重之內。必不可得也。所謂夷狄之窺伺。盜賊之嘯聚者。不與焉。陛下果何所利。而聖意乃安然不移哉。臣願陛下念人心背違之甚易。維持之實難。深鑒將來之憂。以為亟圖之計。翻然知悔。即日過宮。則人心怡然而定。聖德愈久愈新。既兩宮之交歡。無一事之可慮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今天下謂陛下非不知父子之至愛骨肉之至情。朝夕親聞。歡娛膝下。而陛下每依違而不快。畏縮而不敢者。謂有所疑。而不得行也。執政大臣。朝夕奏對。真陛下天理之復明。良心之復返。釋去徃咎。以新是圖。陛下每齟齬而難言。迫急而後應者。皆有所疑。而不



自決也。不審陛下疑於壽皇者果何事歟。而陛下知壽皇之有他意者果得於誰歟。恭惟壽皇聖帝所以愛陛下者。可謂至矣。姑言其實有二說焉。陛下亦嘗躍然默動於心乎。亦嘗油然而覺于中乎。臣請為陛下言之。陛下之在王邸也。魏王兄也。猶無恙也。壽皇聖帝所以獨見不惑群議。廢越魏王。而正陛下於儲宮。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陛下之在儲宮也。春秋漸高。多閱義理。高宗皇帝仙馭上賓。壽皇雖在衰絰之中。而即授神器。曾不肯少遼緩也。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夫以壽皇之愛陛下如此。陛下獨何疑於壽皇哉。借曰壽皇懷不足於陛下。則已事之驗。不待今日始見矣。况壽皇之愛子。惟陛下一人。非若漢唐之他母諸王也。壽皇之倦勤軍國之事。一不預知。非若唐室之父子嫌隙也。親父親子。揖遜授受。何疑何忌。乃有二心。必因左右之小人。務欲狂惑於天聽。故立異論。蕩搖上心。使父子之睽離。則

姦邪之得志。小人情狀。豈不易知。料聖心無故而致疑。必邪論浸淫之已甚。設或壽皇聖帝義方加篤。威顏過嚴。陛下執禮恐違。小心多畏。尤宜勉竭。以盡歡愉。豈可因循。以圖避免。非惟貽謀於後世。亦將少掩於外觀。今若徒懷自疑。不信正論。則父子之愛。無乃截而為二乎。宋繆公父子自言曰。生母相見。鄭公母子自誓曰。不及黃泉。母相見也。此皆亂世。召變非常。聖明之朝。豈宜有此。且夫怨忿曰仇。角勝曰敵。仇敵二字。言於交游。施於隣里。客氣所使。萬一有之。兄兄弟弟。猶以為諱。孰謂父子可與仇敵相似哉。舜之父瞽瞍。至難言也。而夔夔齋慄。瞽瞍底豫。陛下之蒙愛壽皇者。非曰與舜並言也。果何所事。而為自疑。疑心一生。必至怨忿。怨忿既深。遂成立敵。壽皇何負於陛下。而言笑不接。定省久違。幾於怨忿角勝之為事。臣願陛下觀壽皇愛子之切至。體壽皇遜位之誠心。釋去外疑。速講定省。翠華肅駕。善



溢慈懷。既成父子相見之歡。即驗彼此無可疑之實。尚何疑哉。尚何疑哉。臣學問荒蕪。語言失緒。雖屢騰於奏牘。曾未契於聖聽。然而職在論思。有犯無隱。故為陛下首陳結人心之說。以防禍變。次述毋自疑之說。以開聖懷。欲乞陛下亟用。初一日告朔之禮。速賜過宮。天下之人見者目悅。聞者心喜。以銷早變之召和氣。一反覆間。轉禍為福。聖德彰大。流傳無窮。若陛下視為常事。安於無虞。苟免因循。恬不加悟。則不美之名愈播。不平之心愈激。至召一朝之患。遂成終身之憂。社稷傾危。生靈隕瀆。禍變之至。不待時息。雖欲悔之。將何及矣。臣志於愛君。迫於憂國。不避誅斥。盡瀝所陳。惟陛下勿以常言而忽之。說友又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聰明仁智。超邁古昔。臨御以來。勤郵民隱。屬精庶務。以開有宋無疆之業。歷年將久。聖德昭聞。皆由天縱之聖。非矯拂勉強所能為也。夫以陛下天縱如此。至於事親思孝。人道

大倫。宜在陛下所躬行而允蹈者。壽皇為天子父。陛下必曰。吾所當敬事也。重華遠於南內。陛下必曰。吾所當問安也。事親之道。要是陛下天性之生知。聖德之餘事耳。而近者定省闕禮。過宮愆期。宰使百執。抗疏昌言。甚而排闥引裾。扣頭瀝血。愛君之誠。出於切至。臣雖愚陋。亦嘗四貢封章。以冒天聰。然而清蹕未聞。日復一日。人心搖動。中外憂皇。臣輩進玉階方寸之地。不敢為危言以驚動聖聽。膚寸管見。惟陛下少留意焉。臣位列從班。出入禁闈。比因群臣奏對。嘗聞聖語。二三日。孝為百行之先。又曰。朕欲得與壽皇相見。又曰。終須過宮。天理昭晰。良心渾全。陛下知所以事父。蓋甚不忘也。而越趨未行。欲駕復輟者。聖心殆有所疑也。仰惟聖心所向。非外庭小臣所可測識。然事之曉然明白。斷無足疑。則如臣輩。可以逆料。臣茲有四說。以釋聖懷。陛下往歲固嘗有疑矣。遷延猶豫。凡八閱月。群臣封章抗疏。不知



其幾。聖度優容。盡釋疑慮。竟納群臣之論。奏遂回父子之良心。仲冬既望。長至元日。而過宮者三焉。冊寶禮成。兩宮眷慶。兩宮應瑞。群氛消除。四方萬姓。懽忻鼓舞。當是時也。壽皇天意忻愉。歎留竟日。方陛下娛侍膝下。凡壽皇懽然相接之意。陛下所身親也。壽皇拳拳愛子之實。陛下所目擊也。則凡前日所謂自疑者。聖心尚何疑哉。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以前日徒為無故之疑。而終於無可疑之事。則今日之有疑者。亦猶前日無故之疑矣。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一也。自古父子之間。固有嫌且隙者矣。諸子有嫡庶。則賢譽不同。諸母有先後。則愛憎隨別。或有讒言毀間。而易所愛者。或有他母浸潤。而易所愛者。不幸當此之際。則父子誠有難言。若夫壽皇之於陛下。則異是矣。壽皇聖子有三。惟陛下在。非有諸母諸王之隙也。壽皇斷自聖意。早正陛下於儲宮。高宗上履壽皇。垂禪陛下於帝位。揖遜授受。誠與

堯舜禹並行。則壽皇之愛陛下。可以於此而自信矣。今也聖意懷疑。牢不可破。此必小人邪言。以惑聖聽。夫以聖度高明。小人之言。必自洞見。然而姦人巧計。欲為亂階。往往游談之間。浸潤之力。陛下聞其言之時。雖不覺其有意。然日漸月漬。風苗宸衷。元入固已多矣。陛下入其言。聖意豈得無惑。惟願陛下體父子之至情。察小人之邪志。靜思默慮。判然無惑。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二也。壽皇聖體遠豫。今已彌月。竊聞聖恙。始苦泄瀉。遂成虛弱。灼艾累至數百。丹劑不絕。供進當此長夏。飲食減少。後生壯歲。猶費調治。何況春秋既高。豈宜久抱痼疾。醫官日申一一可考。陛下當此之時。非與平居之時同也。非惟人子之心。所宜急於視疾。兼壽皇尤欲一見陛下。夫當疾病之未愈。思見骨肉之至親。纔侍慈顏。必寬慈抱。慈抱寬。則疾自愈。于此時也。安有纖毫異意於陛下哉。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三也。臣竊聞二十四



日。陛下命嘉王詣重華宮問安。雖陛下過宮少愆。而皇子將命以往。中外軍民。以手加額。皆曰。陛下過宮有期矣。嘉王問安之後。當有復命之奏。必曰。壽皇之疾。猶未安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必動心矣。又曰。壽皇之意。欲見陛下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必興念矣。嘉王陛下親子。非若群臣之踈遠也。陛下因嘉王傳道之語。即可信壽皇欲一見陛下之心矣。此臣所謂無可疑者四也。臣竊惟自古忠良之臣。所以舌弊唇腐。說說而不肯置者。皆欲吾君無過。共入於堯舜三代之域。今日過宮愆期。本於陛下自有所疑耳。如使臣子不識事幾。倡為駭論。當果有可疑之時。而妄為無可疑之說。以誤陛下。一行遂成後悔。則臣子之罪。誅戮有餘。惟今日之事。凡壽皇之愛陛下。陛下之事壽皇。父子至情。了無一事。一物見於實迹之可疑者。臣子於此。儻不能百口祈喜。冒死不顧。以告君父。其誤陛下。雖萬死莫贖也。茲幸自兩二

日來。壽皇聖體。稍就向安。此蓋祖宗在天之靈。宗社無疆之福。願陛下亟於此時。不俟群臣奏請。不俟過宮日分。斷自聖意。即日過宮。當壽皇稍安之時。而見陛下脩問安之禮。慈抱必大懽愉。天顏必大喜悅。聖體餘恙。自然頓減。則翠華一出。豈不勝於良藥美劑萬萬哉。孝道以明。聖德以著。以收人心。以息譁謗。以弭禍機。凡此數者。甚非末節細故也。臣愚瑣碌。以朴忠自信。蒙陛下連年親擢。叨塵法從。大恩如天。無路以報。用敢不避天誅。控布一得之慮。以感動聖念。迫於愛君。言不知諱。惟陛下諒其忠悃而赦之。臣不勝叩頭滌血戰灼待罪之至。

說友又上奏曰。臣等竊見本月十八日。權刑部尚書臣京鏜奏事乞早過宮。面奉玉旨。令與部中同官審實。二十六日。權戶部侍郎臣某奏事乞早過宮。面奉玉旨。令與部中同官商量。臣鏜臣某即以聖



語宣諭臣點等。竊惟過宮之禮。本是陛下常行之事。止緣愆期累月。事親之道。全然隳廢。是以臣等冒死祈哀。控告君父。雖極其懇切。而清蹕終未一行。今聖意所嚮。猶曰審實。又曰商量。則是尚懷疑豫。而未決也。壽皇聖帝。聖體愆和。逮今浹月。醫官日申。厯厯可考。尚何審實。車駕過宮。問安視疾。陛下行之。自是常禮。尚何商量。恭聞壽皇聖體數日來。疾勢進退。飲食全少。後生壯年。尚費調治。何況春秋既高。豈宜久此抱疾。無聞慈抱。以未見陛下。朝夕不樂。不肯服藥。事體憂危。莫此為甚。陛下儻於此時。即駕乘輿。少修定省。非惟壽皇當疾。亦之中。得見陛下。必大喜悅。不藥自愈。而陛下闕禮之久。纔得過宮。亦可少息軍民之憤。兼自旬日以來。居民搖亂。遷徙太半。居城內者。則移居村落。居近郊者。則移居旁郡。富家競藏金銀。市價為之倍長。甚而兩宮閣分囊橐。潛歸私室。自謂亂釁。只在目前。此皆亂世亡國氣象。聖明之時。豈宜有此。陛下雖深居九重。豈不聞知。竊料聖意必謂過宮少愆。未足致亂。然父子之道。絕是謂逆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若不知愛親。是謂悖人。自古逆天悖人。禍亂未有不作。誠恐一夫問罪。或有響應。陛下豈得不寒心也。臣等實以今來事體。止在陛下。一過宮之頃。外此實無可以審實。可以商量之事。惟望翠華一出。大勢自定。以收人心。以遏禍萌。莫此為急。儻陛下遷延猶豫。尚求審實商量之說。則臣等實未知死所也。迫於愛君。再三干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說友又上奏曰。臣等連日號泣。五上奏牘。以大行至尊壽皇聖帝。棄萬國。陛下為人之子。既不臨喪。又不視斂。既不舉哀。又不成服。中外憤怨。萬口一辭。乞速賜過宮。少回子道。少弭禍機。慶與寂然。天理盡絕。不知臣等所奏。陛下略賜睿覽否。凡數日來。三軍怨謗之語。百



姓駭愕之憤。皇天后土。譴怒必深。臣等已具載于累奏矣。雖陛下自知於理悖逆。欲得少文其過。遂降指揮。託疾未往。然民心至愚而神。豈能用以虛語。累日外傳陛下宴飲如故。宣喚俳優。託疾之言。人固不信。又聞聖心懷歎。親挾弧矢。欲以自防。不知陛下何所利蓋。而自危其身。一至於此。臣等實為陛下痛惜之也。夫避害就利。適禍向福。誰無是心。陛下天縱聰明。而累月以來。因不過宮。自基禍本。今又聞喪不赴。子道盡廢。天下詢詢。神人交憤。何苦自欲捨利就害。背福取禍。而繆及若是哉。臣等實所未曉也。今壽皇之喪。已八日矣。藉使果有疾病。尤當力疾奔赴。今陛下安處深宮。懽宴自如。使閭巷之間。有父之喪。為其子者。涉八日而不一奔慟。陛下見此等人。必當深嫉之。而陛下貴為天子。豈可躬蹈而身履之耶。今事至此。已極矣。軍民之怨憤已深矣。天地之怒氣已見矣。十三日感服之夜。白虹亘天。古人

以為兵象。陛下觀此天變。觀此人心。儻陛下不憂不懼。不悔不悟。臣等將肝腦塗地。陛下雖欲君臨天下。臣恐不止於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而已。陛下豈可不略為之寒心哉。臣願陛下痛念慈父罔極之恩。少盡人子哀慟之感。速嚴法駕。慟哭梓宮之前。以謝前愆。以銷禍本。如更不然。臣等與百姓三軍。皆未知死所矣。危亂已迫。不復忌諱。惟陛下以宗廟社稷為重。而亟圖之。

詔友又上奏曰。臣痛哭泣血以言。今月初九日。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國。天崩地拆。禍變非常。內外百官三軍萬民。誰不痛心瀝血。號慟之聲。遠近相接。陛下聞喪之初。謂當痛咎。前日久不過宮。遂成終天之訣。不俟命駕。便當如嚮來壽皇聖帝初聞高宗大漸之時。以小輜便路。急趨宮闈。雖不得父子一見。猶當括髮哭于歛床。留宿喪側。親視百官有司。辦集後事。以俟舉哀成服。尚未足以贖前日久不



過官之過。不謂陛下皆大不然。凶訃初傳。使容御朝廷。見臣下。雖對  
宰執及羅點。玉音有便當過去之語。而陛下。一自退朝。至今八日。安  
坐深宮。起居服御。並如常時。視父之喪。如他人事。略不少介。聖意。喪  
禮並不舉行。臣子軍民。驚愕駭異。怨憤謗議。不可聽聞。使官羅點等。  
同臣皆是。蒙陛下厚恩。忽見陛下人倫天理。棄滅皆盡。人子之道。毫  
髮不存。外議沸騰。惡名太過。已不可掩。不忍陛下。一旦自陷不義。至  
於此極。自初九日。連貢封章。控告陛下。乙早過官。使陛下俯聽臣等  
所奏。即駕乘輿。猶未足以塞中外之責。而陛下。一切不聽。更為杜絕。  
草奏之計。明示不肯執喪之迹。不知陛下。何所利益。而甘心受此大  
不美之名耶。臣不勝日夜痛哭哀苦。號天扣地。深為陛下惜之也。陛  
下貴為天子。天縱聰明。而子之事父。與父之既死。子之執喪。皆是目  
前易曉之事。間闖三尺之童。誰不知之。不知陛下。何獨懵然於此。而  
略不知也。假如市井之間。有父之喪。其子。異居於百步之內。父疾不  
間。父死不往。號哭之聲。不聞。衰經之服。不舉。行路交臂。隣里共攻。陛  
下若聞此等之人。竊意聖心。必亦深不平之。今陛下。乃安然蹈此。殊  
無顧避憚卹之意。陛下。試思軍民萬姓。亦無痛心疾首於陛下。此舉  
者乎。寧無懷憤積怒於陛下。此舉者乎。寧無才為壽皇。伸氣復怨於  
陛下。此舉者乎。陛下。不此之思。但欲自信。前日無故之疑。欲快今日  
恣為之志。不卹慈父。不顧天理。不畏人言。惟意所欲。自為得策。軍民  
萬姓。無若我何。夫使人主。而可以為此。則是自古亂亡之君。傾危之  
世。皆可以獨特。此說無亂。以至於今矣。天下安有是理哉。今陛下。既  
不臨喪。又不舉哀。既不成服。又不過官。軍民之憤。已不可遏。雖是前  
日。太皇太后降旨。謂皇帝以疾。而陛下。亦降指揮。謂痰眩。未能過官。  
此固欲少寬三軍萬姓之責。然誰不知。借疾病之說。以文其過。若降



指揮之後。或一日兩日間。隨即過宮。尚可略弭禍機。自十三日成服之後。傳陛下欲以十五日過宮。盡行喪禮。今又不然。愈覺人情交憤。禍萌益張。國勢之危。過於累卵。陛下何苦於無事無故之中。而輕為危亂滅亡之事乎。臣不勝哀苦痛極重為陛下惜之也。未審聖意。竟欲何日過宮。唯復候事稍定而後命駕。或候人情稍安而後一出。抑終於永不過宮耶。若候事定而後行。今成服既畢。喪事種種。朝廷皆已節次施行。事初未嘗不定。人情詢詢正緣陛下有父之喪。泰然安處。所以人懷憤怒。若清蹕一行。人情自然浸定。若謂永不過宮。則是陛下不復以祖宗社稷為重矣。夫自天地開闢以來。國家滅亡。社稷傾喪。亡慮數十。陛下觀史之際。豈不洞見所謂滅亡傾喪。皆因無道不義。不知悔過。以至於此。陛下母謂宗廟社稷可以任意肆志。而能長守永有者也。十三日成服。至夜二更。白虹貫天。自東而西。連亘不

散。都人皆見之。臣謹按漢鄒陽傳言白虹貫日。擇者謂白虹兵象也。陛下觀此天象。豈可略不知。惟今最可憂者。三軍之士感壽皇之厚恩。一旦聞喪。朝晚哭聲。震動營寨。見壽皇方疾。陛下久闕定省之禮。親侍湯藥。曾不一講。諸軍已懷憤怒。又見壽皇既崩。陛下聞喪不顧喪禮。既廢孝子常禮。並不舉行。累日以來。佛語訛言。真有疾視其上之意。前日白虹亘天之象。陛下豈可不略動聖念為之寒心耶。陛下豈不見近日虜酋猶能為其祖持三年之喪乎。彼虜者。蓋犬羊等耳。綱常之不講。禮義之不聞。尚能知慕我壽皇三年終喪之孝。慕德鄉義。以為虜庭盛美。今陛下為中國之主。統人道之教。何為甘心不能為虜酋之所能為者乎。陛下儻念慮及此。臣竊料聖意必赦然顏汗而心媿也。况目即已差賀生辰使人。又差告哀使。二使既到虜境。或虜中館迓使者。或其酋主皆問及陛下不持父喪之事。不知二使



何吝之。貽笑虜庭。輕侮中國。萬一遂為問罪之目。有南下牧馬之意。不知陛下又何以應之。此臣子所以尤心慄而股慄者也。蓋陛下安處官中。更不成服。又不知命駕登輦之時。所服何服。宰執奏事之頃。以何服見。若猶用吉服。則陛下是全不以天地祖宗父母為念矣。竊恐重得罪於天下。陛下將何以君臨億兆。鎮撫夷狄。壽皇未上賓之前。陛下不肯過宮。猶曰。自有所疑。恐壽皇有所加於陛下也。是以越起而不敢往。今日之事。與前日已大不同。哀哉痛哉。壽皇已棄陛下而仙矣。陛下前日之虛疑。今尚何有。不知何所疑畏。而復如前日猶豫而不行耶。中外之人。嗟嘆駭愕。深不曉聖意之所在。臣願陛下鑒臣之言。略加聖慮。以亂亡為可畏。以社稷為可危。即降指揮過宮行禮。念慈父罔極之恩。盡人子哀號之苦。聖駕一行。易危為安。變禍為福。不勝宗廟社稷四海蒼生之幸。臣今來奉事所奉。豈為身謀。止

緣受國厚恩。蒙陛下親擢。愛陛下至切。憂陛下至深。欲陛下為至孝至賢之君。願陛下有順天得人之美。自四月以來。臣所以自嘗三上奏劄。乞早過宮。茲復控瀝肝膽。直言禍亂。以犯天聽。惟陛下財幸而亟圖之。臣雖就鼎鑊。死亦榮幸。

先宗時。朝散郎秘閣脩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近者竊聞陛下過宮一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寢罷。觀聽惶惑。傳聞駭異。如臣孤賤。疎遠。竊伏草茅。不聞外廷末議。初不敢妄有開說。塵瀆聖聰。特以今此蒙恩。起當藩屏之任。靜思所職。上關國體。若朝廷正綱紀。立主德。脩人心悅。則守土之臣。雖極駑鈍。尚可憑藉威靈。勉自驅策。以稱任使。儻根本動搖。腹心盡壞。大勢傾壓。無復可為。則中外之臣。雖有奇材遠略。亦無所



施况如迂愚。雖欲捐軀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己。有不  
容不為陛下言者。然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  
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  
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  
考其歸趣。無非欲為臣者忠。為子者孝而已。今者取此以為言。則在  
廷之臣言之悉矣。陛下聽之亦熟矣。捨此以為言。則自古天下國家  
未有可以外此而為治者。臣今亦不敢廣引前言。備禮上疏。以鈞敢  
言之名。而歸過於陛下。請獨以父子天性之說為陛下流涕而陳之。  
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彊暴之人。見  
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性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  
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  
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

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蔽。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  
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拯。似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戲  
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滑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  
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譏。愚者指疑似以為真實。毫髮以為  
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諧之於其子。則使  
施之於其父者。寔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  
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  
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  
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  
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  
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質仁孝。初  
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



反用其薄。况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於踈闊。方間隙之將萌。群臣不能揀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為群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姦人造為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於為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宗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為危

語。往來間諜。以誤聖聽。不唯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宮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踈。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為尤焉。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為群小之姦。而直以為陛下之失。銜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齎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為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徒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



之謠。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况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姦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初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無四夷尊仰。書之信史。以為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悽惓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之至計也。限守遠郡。無由請對。而忠憤所激。不能自已。是以冒死拜疏。痛哭流涕。而極言之。唯陛下赦其狂瞽。臣冒犯天威。燕任震懼。殞越之至。

醴泉觀使周必大上奏曰。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以孝為本。漢以大德而興。本朝亦用大德。至天。按五行火主孝。故兩漢帝既自

孝惠而降。皆冠以此字。至本朝亦然。今陛下受天眷命。光宅中夏。太上皇帝皇后春秋鼎盛。而得陛下之聖子。就天下之至養。無疆之慶。自今以始。又有慈福太皇為曾祖母。重華皇后為祖母。宮闈鼎立。自古簡冊所載。人主奉三世之親。如今日之盛者。鮮矣。凡定省之誠。奉養之勤。充陛下天性之孝。先于祖宗。使大德蕃昌。照臨萬方。在聖德固優為之。何待贊也。臣偶有愚見。輒冒言之。漢百官公卿表。皇后有詹事。而皇太后亦有長信詹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夫以椒殿深嚴。猶參用士人典領宮掖。况太上皇帝居東宮者。踰二十年。即帝位者。已五六載。用人多矣。其間豈無久被簡知。可備顧問者。今娛侍左右。不過中貴數人。誠能若稽古昔。乘間奏請。稍沿漢事。於太上舊臣中。遴擇一二人。入則侍清閒。出則從遊。華談論賡歌。以樂聖懷。斯亦養志之大端也。若謂古誼不可遽行。臣請引



近事為證。靖康初。徽宗內禪之後。首命中書舍人譚世勳等。以顯謨閣待制主管龍德宮。甚被顧遇。至今以為美談。高宗內禪壽皇亦嘗命錢端禮使德壽宮。惟重華移御。日淺未暇及此。况累朝止奉母后。比近世事體不同。惟陛下與大臣熟議。酌古今之制而行之。吏部尚書趙汝愚上奏曰。臣竊惟人君以一身而居兆庶之上。其能使四方萬里環拱內向。奔走服從。而不敢少慢者。夫豈一人之力。能勝四海之衆哉。必有至德要道。所以素服其心。爾夫父子之道。天性也。非獨賢者有之。愚者亦有之。非獨貴者知之。賤者亦知之也。故一人孝敬於上。則千萬人感悅於下。所敬者寡。所悅者衆。蓋以天性之所同也。人君於此。一或有闕。則一自搢紳士夫。下及庸夫販婦。遠至四夷蠻貊。皆得以議已。非若其小。一言行之失。一政事之差。其利害所能比擬也。故經曰。聖人之德。所以加於孝。至論天下之治。亦莫尚

於孝。人君能以孝治天下。則能得萬國之驩心。以事其親。而其效至於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苟異於此。則將失萬國之驩心矣。萬國之驩心既失。則將譴告出於人。而災害生於上。怨讟興於人。而禍亂作於下。如是而能享國長久者。臣未之見也。臣愚伏望陛下。熟復先聖之言。深惟治亂之本。日遣信臣。謹問安視膳之禮。時乘法駕。修五日一朝之儀。凡羣臣有贊陛下。早過重華。使兩宮慈孝者。是皆為陛下忠謀。而有補於聖德。臣願陛下信之聽之。而勿疑。凡有為離間之詞。使兩宮疑阻者。是皆姦人私自為計。以誤陛下聖聽。臣願陛下察之。遠之。而勿惑。自今父子驩然。中外悅懌。四夷聞之。必自敬畏。姦宄聞之。必自退伏。宗社幸甚。生靈幸甚。汝愚又上奏曰。臣等伏見陛下自二月過宮之後。至今半年有餘。不到重華慈福兩宮。此月十二日。故事進香。最為盛禮。前數日陛下既



許臣等過宮甚確。臣等亦謂陛下尊為萬乘。體貌大臣。後發玉音。言無不信之理。縉紳傳聞。朝夕願望。方以為慶。至期。又以免列宮為辭。車駕不出。群情愈大失望。今會慶及聖節近在兩日。人心憂疑。羣情鼎沸。臣等雖聞已有指揮二十二日車駕詣重華宮上壽。然人情尚恐臨期或至反汗。未免疑懼。竊惟陛下父子天性。豈待臣等多言。第恐有離間之人。誤陛下過為疑畏。陛下胡不以已行之事驗之乎。去年會慶節及冬至日。皆是有司夙戒。法駕在庭。陛下雖一時中輟不行。然壽皇慈愛不介意。方是時。陛下固不無疑畏之心矣。逮十一月二十二日。車駕一到重華。則父子懽然。終日燕樂。直至迫暮秉燭而歸。陛下前疑無不頓釋。臣等竊觀此日事體與去年初無小異。陛下果何憚而不行乎。今壽皇春秋益高。人子之心。所當喜懼。正是陛下愛日之時。定省之禮。豈宜久廢。萬一壽皇有微爽。四時之和。陛下將何

以避此名乎。會慶聖節。湛恩錫宴。上自朝廷。下及郡縣官吏。自一命以上。無不鳴鐘擊鼓。飲食醉飽。盡終日之歡。設若陛下是日復以他事為辭。臣等竊料北內淒涼。殊無聊賴。惟壽皇一人而已。陛下誠思及此。亦豈能翫然不動於心乎。臣等竊觀季秋以來。近則太白犯心。熒惑入太微。黑移並起。地如雷震。遠則水旱交作。延及數路。郡縣空乏。無以救恤。天意人情。咸大可畏。臣等選儒。誠有旦夕之憂。陛下聖學高明。能晏然不以為慮乎。伏望睿慈深鑒古昔。有治有亂。有安有危。斷自宸心。翻然悔悟。以天命為可畏。以人心為難保。以事親為至德。以讒言為商鑒。恪守昨日已降指揮。勿復更易。以成陛下之信。躬率群臣。奉觴稱壽。退即宮中。慈孝兩盡。用家人之禮。以成陛下之孝。兩宮吏卒。都城百姓。歡喜望幸。人得所欲。以成陛下之仁。陛下一舉而三善從之。自然輿情感悅。景貺繁臻。宗社延長。生靈慶幸。冒瀆威



尊。臣等不任惶懼隕越之至。

汝愚又上奏曰。臣伏見本月二十二日會慶聖節。百執班庭。有司夙戒。都人夾道。後望清光。而俟立久之。忽傳重華恩旨。令免到宮。一時群臣相顧駭愕。初不知其所以。兩三日來。道路之間。妄興訛謗。傳播多端。然臣等備數邇聯。初亦疑是陛下是日晨興。微有感冒。故未能出。蓋甚不得已也。今早臣據講筵所關報來日開講。臣甚喜聞聖躬即日無他。以得瞻天顏為幸。然妄意竊謂會慶盛禮。千載一時。今法駕猶未至重華。而先視朝開講。非惟事體未順。亦恐無以解都人之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權住來日開講。幸今節日未遠。尚可先到重華。略舉玉卮為壽之禮。實為家國大慶。或聖體畏寒。猶未能出。雖少遲三數日視朝。蓋亦未晚。臣久荷恩私。誼圖補報。惟欲增益聖德。不敢苟為身謀。輒貢瞽言。死有餘罪。惟陛下幸赦其愚。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仰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天下。天崩地裂。海內摧痛。而陛下聞喪累日。猶未奔訃。六軍萬姓。尤切痛心。伏觀古者有喪必有主。若無後者。猶以朋友州里舍人為之。今陛下親為壽皇之子。承付託之重。而有喪無主。何忍至斯。臣等屢乞宣封。面陳悃愾。又繼入文字。陳說利害。而天聰高邈。殆如不聞。今有司卜用十三日大鈔成服。陛下若失此時不出。則是永無可出之時矣。遺詔皇帝成服三日聽政。今陛下既未成服。不知何時遂可聽政耶。禮法蕩然。綱紀盡壞。開闢以來。所未嘗有。臣等適備負輔。近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兩日以來。市井之間。興訛造謗。無所不有。千怪萬狀。不可聽聞。臣等一身不敢愛死。所可恨者。太祖太宗創業艱難。高宗中興。十年力戰。今勢如累卵。誠可痛爾。伏望聖明。早賜開悟。速降指揮。來日過重華宮。大歛成服。庶幾可以收拾人心。少延國祚。若更失此機會。則陛



下之事去矣。臣等蒙國厚恩不避誅戮。控瀝血誠。冒瀆威聽。不任哀號。隕越之至。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累日不獲瞻望清光。兼有合奏稟事件。昨日乞詣後幄引對。承御藥院傳旨別日引緣。其間有一事尤為急切。不敢不奏知。臣等昨日初議。緣十三日已奉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聽就宮中成服。依故事合請聽政。臣等已奏知。及具表文。將詣後殿門外拜發。而禮部太常及侍從臺諫下至。學官皆有文字。以為陛下嘗有指揮候疾稍愈日。過宮燒香行禮。百官有司。以此延頸願望車駕。先一過宮於人行梓官前。衰服哭臨。行祭奠之禮。臣等亦得於素幄之前面致慰禮。退而三上表請聽政。及將來釋服御殿。皆可次第舉行。則於事體無有不順。伏望速降指揮。俯從典禮。臣等量處事勢。藥輿暫出。萬無他虞。其於聖德實非小補。臣等無任瀝血竭誠。哀懼祈請之至。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伏見本月初三日大行壽皇聖帝大祥。初五日遂終易月之制。羣臣例當釋服。而百官有司紛起論議。咸謂陛下自宮中成服之後。至今未曾一詣几筵。哭臨成禮。群臣亦未曾於素幄面慰。綱常盡廢。何以為國。衆議爭執。未肯釋服。臣等朝夕慚懼。無以鎮壓。伏乞陛下勉為宗廟社稷之計。俯徇群臣輸忠之請。特降指揮。於初三日早詣重華行大祥之禮。猶足以少慰人心。稍存典禮。古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者也。臣等不任哀痛。激切祈天俟命之至。蔡戡上奏曰。臣聞人主之孝莫大於安社稷。非若衆人之孝區區致養而已。蓋人主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患無以為養。使親安於至養。乃為孝之大者。唐之太宗明皇。掃除禍亂。身致太平。治定功成。尊歸於父。高祖睿宗猶及見之。二君之孝。亘古莫及。故為三宗之冠。近者



太上皇帝聖躬遠豫。有虧典禮。人情詢詢。社稷幾殆。陛下上迫太皇  
之命。下徇臣民之請。光履帝位。君臨萬邦。詔令一頒。中外忻戴。軍民  
帖然。頓還舊觀。不動聲色。而宗社再安。慈闈萬年。永享天下之養。陛  
下之孝如何。當是時。太皇猶豫而不決。大臣逡巡而不發。陛下退托  
而不敢當。禍變不測。宗社得以安乎。三官得以安乎。陛下得以高枕  
而卧乎。以是知陛下功在社稷。孝備三官。過於唐二宗遠矣。陛下天  
性仁孝。兢兢業業。猶以不得朝夕奉親。深軫聖念。陛下既能盡其大  
者。其小者在陛下不足為也。臣竊謂外庭之禮。五日之朝。不可廢闕。  
萬一聖父尚未康復。雖不獲瞻望慈顏。然陛下子職盡矣。都人見之。  
遠方聞之。豈不仰戴陛下聖德。以至泰安供奉之物。不可不厚。奉承  
之禮。不可不至。給侍之人。不可不擇。護衛之人。不可不嚴。庶幾人子  
之間。不生疑間。曲盡孝道。終始如一。如此。則可以格天地。通神明。加  
於百姓。刑于四海。上天祐之。下民歸之。聖子神孫。享億萬斯年之祚。  
天下幸甚。

戲。又上奏曰。臣聞孝者百行冠冕。孝行一虧。它美莫贖。夫孝出於人  
心之所同然。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閭里無知之人。莫不知有父母。孝  
誠所格。天為之降甘露。地為之產芝草。人君為之旌表。門閭里巷。相  
傳咨嗟。歎息以為美事。儻不順於父母。天地之所不佑。震之以雷霆。  
王法之所不赦。加之以誅殛。人倫之所不齒。幾無所容於覆載之間。  
蓋父母子之天地。父母生育之天地。覆載之。父母之恩。天地等耳。中  
人之家。父母遺之以百金之產。猶且飲食不忘。寢人之子。父母無一  
金之遺。亦思此身之所從來。身體髮膚。皆父母所授。其敢一日忘乎。  
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所得何啻百金。人主一頓一笑。九州四海之  
所觀瞻。一言一動。天地鬼神之所降鑒。治亂之分。禍福之應。有不期



然而然者。又况德莫大於孝。罪莫大於不孝。其所感合。疾於影響。吁可畏哉。去歲灾異屢見。人情詢詢。朝不謀夕。陛下。一枉法駕。親朝北宮。天意頓回。瑞雪隨降。人心遂定。舊觀復還。自春以來。不躬定省。又復四閱月矣。所在闕雨。種不入土。早禾無及。旱勢已成。若至芒種。雨澤愆期。必有赤地千里之憂。萬姓惶惶。口語籍籍。咸謂陛下孝行有虧。所以致此。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傳曰。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未有不能事親而能事天者也。今郊祀不遠。陛下事親如此。何以望上天之感格乎。陛下臨御初載。郊禋之夕。風雨暴至。不能成禮。聖心震驚。因而違豫。累月方愈。是時陛下未有失德。竊料父子之間。疑貳之心已萌。上天所以不享。今孝行既虧。大非昔比。人心已失。天意可知。萬一有風雨之變。千乘萬騎。百司六軍。倉皇倣擾。呼吸之間。何所不有。人無愚智。私竊寒心。臣區區之愚。欲望陛下回心易慮。思念壽皇鞠育聖躬。傳受之重。莫重於天位。付與之大。莫大於天下。此恩此德。比隆天地。雖盡萬物。不足以為毫髮之報。陛下當推孝敬之誠心。釋疑似之小憾。幡然而改。越駕過宮。二聖重權。融融洩洩。少盡人子事親之道。積此誠意。以之事天。必獲自天之祐。以之示人。必得百姓之懽。上以弭灾異。下以銷禍變。在陛下。一願旨。一舉足之勞耳。陛下少屈於壽皇一人。而天下億兆之人。盡屈於陛下。此非特為陛下計。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臣位卑言高。觸犯忌諱。罪在不赦。惟陛下財幸。

光宗欲幸玉津園。秘書郎曾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如弗聞知。萬一敵人謀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宄窺間。傳一紙之讒。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宗病革。



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托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為動。

寧宗即位初。彭龜年上奏曰。臣等竊思今日事體最重。最宜先致力者。莫如陛下往朝太上皇及太上皇后為第一事。父母與子。既得相見。知前日太母冊立之因。軍民擁迫之意。出於倉忙。非陛下之本心。此心既明。父子無疑。則天下事。以次可施行矣。今議者所以遲遲未敢從聖駕之行者。但恐有死生不測之憂耳。此一種議論。害道理。賊天性。世豈有為人之子而疑父母圖己。致不敢見者如此。即與前日太上與重華之事何異。此理甚近。不難見也。為陛下計。但只一心一德。盡所以事父母之道。焉有不感。動者哉。願明詔大臣。急決此事。勿以外物利害憂迷動其心。則議論自定矣。

龜年又上奏曰。臣至愚極陋。無益世用。幸獲攀附。誤辱眷知。一旦接

之庶僚之中。實之法從之列。恩深力小。恨無補報。唯有區區朴忠。知無不言。庶以仰裨聰明。俯酬悃愾。惟陛下實哀憐之。仰惟陛下自即祚以來。聽言納諫。不啻如流。雖臣狂愚。亦荷採擷。獨移銜南內一事。臣凡五次口奏。始若開肯。終於不從。如臣過計。似不足聽。然採之公朝。無不疑惑。若徒徇聖意。浪默不言。則臣負陛下多矣。臣竊謂陛下此舉於義不安者有二。於國不安者有一。謹條列如左。陛下前日臨踐大寶。天下曉然知陛下之心。政以重華無喪主也。今發引有期。而陛下遽有即安南內之意。異時橫官既畢。虞主既還。凡建之奉。誰復主之。陛下謂朔望之奠。乘輿必出。足以安此心乎。陛下若以此為孝。未足以慰天下之望也。壽皇聖帝。忍棄天下而不忍。去三年之喪而不服。斯足以為孝矣。故臣謂陛下不終喪。不可以移銜。不然。於義不安者一也。陛下移御之舉。臣固知陛下為父母故。爾陛下今日移御



之事固便於事父母。然為其父母而捨其祖。於義安乎。古人但云。父為祖屈。不聞祖為父屈。陛下既承大統。則當以祖為重。比者陛下日侍重華之喪。而月為南內之朝。於事祖事父。疏數中節。輕重得宜。天下咸服陛下之孝。今陛下既欲移御。不知亦嘗思壽皇虞主所奉之地乎。亦嘗思慈福太皇太后壽成皇太后所處之宮乎。若壽皇虞主止居重華。則二太后當不離此。二太后既奉壽皇。几筵於此。則陛下不當捨而之它矣。陛下若捨而之它。則不特壽皇几筵無主。而二太后亦孤然於外。是為父母而捨其祖。此於義不安者三也。臣仰惟太上皇帝臨御六年。輕徭薄賦。仁覆天下。不得罪於百姓。禁戢撻尅。優卹將士。不得罪於諸軍。接納臣下。無大斥謫。不得罪於諸臣。而天下之心。一旦渙然離者。陛下抑嘗思其所以然乎。今日陛下移御南內。以親父母。固懲太上皇失事親之禮矣。而天下之心。猶以為未知懲

太上皇失事親之實也。陛下今日既為天下之主。則當察天下之心。向日太上皇之於重華。天下之心誰怨誰懟。今日陛下之於父母。天下之心誰疑誰惑。陛下亦嘗知之否耶。既知之。豈得而違之。陛下儻不近訪之諸臣。遠察之衆論。而獨斷之聖心。臣固知其危也。臣妄議陛下君臣之隙。骨肉之禍。將恐在此。此於國不安者一也。臣言至此。痛裂心膂。自知辭慙意切。必犯威怒。斧鑕之誅。所不敢逃。萬一陛下採納其言。以幸宗社。臣雖受死。亦無憾焉。臣此奏。欲望陛下付與廟堂大臣。反覆熟議。若以臣言為是。乞賜聽納。若以臣言為非。乞賜竄逐。伏候進止。

慶元元年三月。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聞天下之勢。久於無事之為可畏。本朝立國規模。最為長久。然治忽消息。百六十載。而猶有靖康莫大之禍。國家中興。駐蹕江左。揖遜授受。使斯民得以奠居者。將



七十年。亦可謂之久。於無事矣。然於可喜之中。而遽有深憂。無虞之中。而遽生多故事。體疑阻。人心睽乖。皆發於綱常根本之地。有非意料所能及。矧復乖氣致異。可駭可畏。是豈可不深察其故而思所以為轉移之方也。自紹熙二載。初郊之夕。風雨暴至。禮不克成。太上皇帝聖體違豫。中外惴恐。由是而後。問安視膳。浸闕常儀。臣民之心。固已不遑寧處。天降大禍。孝宗皇帝奄棄萬國。侍疾臨喪之志。竟莫能伸。於斯之時。軍民恐譴。訛言浸興。衆心皇皇。人思逃難。流傳駭異。邊鄙生心。國勢岌危。至是亦云極矣。太上皇后因上皇詔旨。順人心。定大策。爰命陛下以元子而承大統。主孝宗之喪。蓋天祚我宋。變不失正。故天下無改容動色之虞。然遭變居憂。寧親為急。陛下嗣位。已閱三時。天性至情。固莫能間。而躬致色養。猶未有期。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將何以解此憂乎。此憂未解。根本愈虧。苟因循度日。而祇付之

無可柰何。則臣恐天人之心。必愈睚戾。而弗順矣。何以言之。陛下初政。非有愆闕。然自去秋以來。大風震電。殊為駭常。而天目諸山。水涌石裂。其變尤甚。畿內千里。非旱則澇。春霖為害。二麥復傷。上辛祈穀。行禮之際。狂飈忽起。不克升壇。重以雷雪相繼。祇在一二日之內。天之示戒。必有所以。孟軻氏有言。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必至于親。心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上皇既以感疾不得見。孝宗抱終天之痛。陛下又以事勢齟齬。未得見上皇。以少慰聖心。累年之間。綱常根本。隳壞如此。則在今日。戒懼齋栗。感悟親心。以和召和。轉災為福。實難少緩。伏願陛下深惟天下之勢。久於無事之為可畏。重念綱常根本。未能植立之為可憂。親心未豫。則天意未和。天意未和。則人心弗順。一有災變。便難支持。寢食起居。誠不可以自安。燕遊逸豫。誠不可以自縱。一念一慮。一舉一措。皆以未得乎親為



深憂有如親心未怡未得承歡膝下。則庶幾遙望顏色以通此情。徘徊徬徨。不忍遽去。左右前後。必皆感孚。真積力久。聖父慈懷。又必自不能已者。或上皇氣體猶未和豫。陛下未得遂嘗藥之念。則起敬起孝。尤難自同於常時。儻上皇氣體日就康寧。既得時展定省之禮。以慰天人之心。復得同過重華以弭萬世之議。臣雖至愚。必知天災可息於上。外患可銷於下。自成祈天永命之功也。苟或歲推月移。竟成吾隔。使綱常根本。終於淪斃。則天下久安之勢。難保而易危。蓄害之生。未可知極。臣世受國恩。情迫意切。發言狂瞽。不識忌諱。惟陛下財幸。

寧宗時。起居郎兼侍講劉光祖上疏曰。臣仰惟陛下誕膺天命。纂紹皇圖。聽政行宮。凡五閱朔。迨于烈祖梓宮發引。然後徐蹕移御大內。都城萬姓。爰瞻爰仰。載感載欣。而臣之拳拳竊料聖心有正位凝命

之思。有臨朝願治之意。見於始至之日。而未嘗以萬乘之貴。宮室之崇。為安且樂也。何以知其然也。方陛下之踐祚於素幄也。倉卒之際。不得不達權以安宗社。當時聖心蓋亦憂禍亂之生於俄頃。故於此而執喪焉。於此而聽政焉。夫豈得已乎哉。暨大行因山有期。廣內清宮。以俟陛下之臨御。人情豈遠。事理自然。而廷臣或者猶有隱憂勸陛下且視朝於行宮。則蓋有三說。烈祖之靈。雖畢虞祔。而凡造一朝。間窹陛下孝心。詎忍忘之乎。一也。太皇太后耄期之傷。皇太后凄凉之感。晨夕定省。豈得不關聖懷。二也。况外人竊議太上神明未復禁中。皆不敢深言已定嗣君。而今也宮牆咫尺。恐太上未能冲澹於物初。徃徃虛疑過傳。播在群聽。太上皇后以母臨子。或旨命有所難徃。則陛下何以處之。三也。凡廷臣之忠於陛下者。人人懷此三說。而陛下有所不能從者。豈陛下之得已哉。臣竊意聖心亦有三說。即位相



將半載而五日一朝之禮未得一面親顏。今而咫尺宮闈勢必得見一也。行宮內外淺隘。周廬徽道無所設。供奉百司無所處。九重如寄。二也。况廣內未還。則名體不正。名體不正。則疑議妄生。疑議妄生。則敵人窺伺。三也。廷臣欲陛下且居行宮者。則有如彼之三說。而陛下聞之。憮然有所不能從者。又有如此之三說。臣故曰。非得已也。非得已。則必當使此六說者。毫髮無可窺議。在陛下於還宮之初。凡事好為之而已矣。陛下還宮之後。為事事皆好。然後廷臣之三憂俱釋。而聖心之三說始明。臣請詳陳其故。且陛下初臨大內。其憂畏之心。當如初踐大位。不可忘也。久而憂畏之心。又當始終如一。不可忘也。陛下憂畏。不忘不怠。常如一日。則宮中三年之禮。有同朝夕。臨對几筵。人謂陛下居烈祖之喪。無有不盡。此事實好。一憂釋矣。陛下憂畏。不忘不怠。常如一日。則純意所感。天猶臨之。而况於父子之至親。豈不相愛。母子之至愛。豈不相憂。而何至有它疑之可慮。旨命之難處乎。陛下於父母能盡其道。於政令能盡其公。人謂陛下事親無有不善。此事實好。三憂釋矣。如其不然。陛下憂畏。苟忘苟怠。不能常如一日。則子之於父。雖曰密通。而情未必通。母之於子。或至牽制。而事有難處。方且涉外人之所疑。而不能如陛下之初意。則陛下之一說。始無以明於天下矣。陛下憂畏。苟忘苟怠。不能常如一日。則宮室之盛。百司之富。嬪御之備。九重之安。皆足以移陛下之本心。則陛下之二說。又無以明於天下矣。陛下憂畏。苟忘苟怠。不能常如一日。則名體雖正。而疑議方生。疑議方生。遂且不服。如遠人何。則陛下之三說。亦無以明於天下矣。臣故曰。使六說

其烈祖。不謂老年憂患有賴聖孫。人謂陛下奉曾祖母祖母。無有不盡。此事實好。二憂釋矣。陛下憂畏。不忘不怠。常如一日。則純意所感。天猶臨之。而况於父子之至親。豈不相愛。母子之至愛。豈不相憂。而何至有它疑之可慮。旨命之難處乎。陛下於父母能盡其道。於政令能盡其公。人謂陛下事親無有不善。此事實好。三憂釋矣。如其不然。陛下憂畏。苟忘苟怠。不能常如一日。則子之於父。雖曰密通。而情未必通。母之於子。或至牽制。而事有難處。方且涉外人之所疑。而不能如陛下之初意。則陛下之一說。始無以明於天下矣。陛下憂畏。苟忘苟怠。不能常如一日。則宮室之盛。百司之富。嬪御之備。九重之安。皆足以移陛下之本心。則陛下之二說。又無以明於天下矣。陛下憂畏。苟忘苟怠。不能常如一日。則名體雖正。而疑議方生。疑議方生。遂且不服。如遠人何。則陛下之三說。亦無以明於天下矣。臣故曰。使六說



者無一事之不善。無一處之可疑。在陛下好為之而已矣。而好為之。則不過憂畏之念常存而已矣。憂畏之念常存。然後陛下不得已之意始暴白於天下。而天下不議。何況今日之社稷。乃高宗皇帝再造之社稷。孝宗以憂勤而社稷安。太上以少忘憂勤而社稷幾危。今日之宮室。乃高宗皇帝中興之宮室。孝宗以憂勤而宮室安。太上以少忘憂勤而宮室幾危。則陛下可不深念而切鑒之歟。陛下入宮室而思社稷。則雖欲不憂畏。不可得也。夫謹於治至。後猶易怠。若始至而遂安且樂之。後將如何哉。是則陛下新御大內。乃政令之美惡。所從出。志意之勤怠。所從生。心之畏肆。所從分。身之奢儉。所從定。嗜欲之厚薄。所從見。愛惡之取舍。所從知。生民之休戚。所從關。家國之安危。所從系也。陛下天資明哲。悉慮悉知。而况目親艱危。克自抑畏。移御之始。寧不有感於聖懷。而臣官當記注。職預論思。心乎愛君。寧免過留神省察。

計輒忘罪。觸仰瀆淵聽。雖出至愚。亦人臣事主之分當然也。惟陛下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三

敬天

宋哲宗元祐八年。翰林學士范祖禹上奏曰。臣前上仁皇訓典。願陛下法則仁宗。宜以至誠好學為先。今因進講。月令聖人奉天之事。臣竊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願陛下先誠於事天。臣聞聖人奉天之事。天也。非在於七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饗圓丘之時也。天之佑聖人也。亦非在於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昔堯授舜舜授禹。皆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天也。堯有聖神文武之德。故天命以為天下君。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所以事天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君子行仁義禮智以法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天叙有典。故奉之以五典。天秩



有禮故奉之以五禮。天命有德故奉之以五服。天討有罪故奉之以五刑。賞有德罰有罪皆天之事。非人君所得私也。故官謂之天官。民謂之天民。官不可非其人。民不可失其心。易曰。大人者。堯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夫能使天不違者。奉天之至也。仲虺之誥曰。天乃錫王勇智。聖人聰明淵懿。皆天所與。豈可不學以奉天乎。湯誥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言人有善。已有過。皆天所知。不可誣也。聖人推此心於天下。故其德合於天。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夫一者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偽。故不一。不一則無以享天心。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惟誠而已。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命哲則有智。有不智。故不可不一于學。命吉凶則有禍有福。故

不可不一于德。命歷年則有永有不永。故不可不一于仁。此皆所以事天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降動靜皆合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常與人君出入游處。不可不畏也。夫天之與人。同一氣耳。故民愁則天為之戚。民悅則天為之和。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秦惟仁宗深體此意。是以能誠於事天。誠於畏天。臣伏見自去冬郊祀以來。天人協應。風雨時若。有豐年之祥。此乃皇天嚮佑。陛下至誠之所感也。而自中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教之。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觀小異而不儆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游雷震。則君子恐懼。修省。迅雷風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陛下戒之。慎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修德。小銷大異於未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



四海幸甚。

徽宗時。右正言鄒浩上奏曰。臣聞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苟知其故而豫處之。則轉禍為福。斯不難也。神宗皇帝嘗謂輔臣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字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願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又曰。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上。積衆人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臟有疾病。而氣色見於面矣。非神宗皇帝至神至聖。豈能及此。此人主之所宜遵用也。臣愚欲望睿意。申教太史。無有諱避。悉以所占。密具奏聞。從而察之。以正厥事。以為曲突徙薪之計。天下幸甚。

高宗紹興二年。張浚上奏曰。自古聖賢之君。莫不以畏天為心。其意若曰。天道雖高。其聽甚通。語默動靜。天實臨之。故一話一言。一舉一措。靡不孜孜恭肅。務格天心。方今大寇憑陵。民墜塗炭。四方歸心。期

致太平者。責在陛下。臣愚伏乞政事之餘。平澹自養。正心修身。自然言行之間。可以動天。禍難之作。指日消弭。凡此皆人君格天之實也。陛下聖學高妙。固已自得。臣愚區區愛君之心。願以所知為獻耳。

高宗時。曹勛論畏天。上書曰。臣愚既陳定國是之說於前。繼此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而已。臣仰惟陛下誕受丕圖。遭家多難。臨御以來。膺天眷佑。大約有十。皆深切著明之效。至於今日。已就安定。然後可言。臣請備言之。初為質於軍中。繼撫軍於河外。其歸也。孰脫之。其出也。孰命之。歷數在躬。遂即大位。其眷佑陛下。一也。鉞旄所指。備嘗艱難。水陸之行。偃薄風雨。將究觀於歷試。必保安於萬全。其眷佑陛下。二也。四川天下之根本。荊州襟帶之上流。兩淮形勝之要地。頃者四川嚴守閔之師。荊州附鄂渚之軍。兩淮成倚角之勢。戡然四固。南紀以安。原始維持。似非人力。其眷佑陛下。三也。巨盜



魁寇。嘯聚。竄起。曾未幾年。掃無蹤跡。雖資廟筭。亦出天亡。其春佑陛下四也。連年稔熟。濟接以時。大兵之後。實難於有年。有年固難。况屢豐乎。是以調發之煩。科歛之重。民力雖困。尚堪支持。其春佑陛下五也。晉元帝渡江。雖遠羯寇。王敦蘇峻。迭出為亂。庾亮有討人之塵陶侃。有折翼之夢。姦宄內訌。可以制外。陛下巡幸。歷時。豈復有此憂哉。國於天地。與有立焉。其春佑陛下六也。假劉豫而助之兵。粘罕之謀深矣。然土龍芻狗。卒無所成。豫無所成。粘罕所以去。粘罕去。豫所以廢。向使粘罕不去。劉豫不廢。則成三矣。三不可和也。不和終不定也。天意委曲如此。皆為我宋。其春佑陛下七也。捷隸復我中原。而兀室蕭慶勳。術異謀。雖和必不久。捷隸死。兀室用事。欲復取中原。而兀室蕭慶勳。其用兵。和議去矣。臣奉使在虜。廷。兀室蕭慶見臣。即欲拔諸鼎鑊。何止被留。或方擾擾間。二之一。一旦連頸被誅。臣所親見也。向使兀室蕭

慶不死。今日之事。尚敢望乎。二人之死。非天殺之。而何。其春佑陛下八也。先帝梓宮之還。因山之功。告成久矣。皇太后久留於北。陛下念親之心。無一日忘。今歸就慈寧之養。亦四年矣。是豈人力所能致哉。非天克相陛下純孝。未易就此。其春佑陛下九也。庚申之歲。虜人復取中原。兵再舉矣。南北轉戰。至辛酉之春。猶未定。天下之人。皆曰。用兵未艾也。是年秋九月。兀室又大舉兵而南。陛下先遣臣勦劉光遠。繼又遣魏良臣王公亮至泗上。未幾虜遣蕭毅邢具瞻來審議和議。遂定。兵已熾。而遽熄。事方洵洵。而遂大定。亦豈人力所能致哉。靖康之初。國人方以和為請。而終不能和。辛酉之冬。國人皆以和為非。而卒從和。天之從違。可見矣。其春佑陛下十也。臣竊窺天意。春佑陛下。深切著明之効。不可誣如此。豈非以陛下明畏天之道。必能紹隆祖宗。積累之基業乎。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考其既往。隆



其將來天之眷佑所成就於他日者當如何哉自古創業繼世之主  
膺天眷佑而能克脩畏天之事者未有不愈隆益大而永命者堯舜禹  
湯文武德同乎天亦必謹畏天之道哉之典謨形乎雅頌班班然也  
夏少康一塵一旅復禹之績太甲從伊尹之訓高宗用傅說之戒皆  
能成中興之業畏天也成康守文武之謨烈而大成畏天也宣王興  
衰撥亂復文武境土功績之美方見於來芑六月之章而廢壞之歲  
汚水之規祈父之刺繼作矣始畏天而終忽於畏天也漢高帝崛起  
豐沛自謂能用三傑得天下天下未定君臣相與遠樂遽入於燕為  
既老既愛幾成廢適立庶之誤再世而有呂氏之患天方祚漢特假  
是以戒其後遂有文景之治天命吉凶之報也武帝始不知畏天終  
能畏天卒為七制明主唐高祖不及漢高遠矣以太宗之明而好大  
喜功勤兵於遠自遺三戒末年用人納諫天不及貞觀時留李勣輔

高宗終成武氏之禍又甚於漢之諸呂亦八所命吉凶之報也明皇  
憲宗始知畏天終不能畏天始則天相之終則天敗之皆視其所為  
不可欺也聖朝太祖皇帝由揖遜得天下固不可與漢唐同世而語  
祖功宗德繼序興隆未易殫數大抵人才以競業恪公為用風俗以  
厚實儉嗇為本兵以不用為武刑以不刻為平財以不歛為富一言  
一為立政立事如天在傍不敢慢忽是以天心克相和平安定三代  
以來未有如此之盛且久者熙寧大臣進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聽之說文恬武嬉牙孽恫怨五十餘年奇禍大作而陛下  
適膺斯時誕受天命天意畀付蓋可見矣臣聞既亂必有定定亂必  
以治治亂之本先繫於生民之休戚又繫於人材之賢否政事之得  
失紀綱之廢舉風俗之厚薄陛下以天命之哲天錫之智豈不明此  
五者為治亂相易之本乎聖意非脫略而不為也前此所未暇也今



天下定矣。前此所未暇者，今可以有為矣。亦天之眷佑始終於陛下，將以成今日之治。臣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者區區之忠，在是而已。臣考秦滅六國而繼周，有統而無德，不為天所佑。二世而為漢，漢亡，天下三分，統不在吳蜀而在魏者，將以與晉也。晉得吳蜀合而為一，其後不能保其一，天使劉石亂華，元帝渡江，雖南北分，統在晉。宋繼晉，齊繼宋，梁繼齊，陳繼梁，皆得統也。五朝而合於隋，隋受周禪，本無統，得陳而有統，亦以無德，不為天所佑。二世而為唐，唐亡，天下八分，雖朱梁石晉皆可以得統者，將以與我宋也。五代五十年而為我宋，太祖皇帝取吳蜀閩越南唐，以并天下，太宗皇帝取晉，遂混為一。靖康之變，至是又分，南北乃定。自秦合天下至漢末而三分，至晉而二分，其數五百年。自隋合天下至唐末而八分，至我宋而又分，其數亦五百年。天命可不畏哉！晉之分南一姓而北十數姓，

今日之分南一姓而北亦不一姓。晉分而南北不定者，又十數年。今一分遂定，而天命在陛下。天之責我者重，責彼者輕。望彼者略，望我者全。筭計見効，考其既往，驗其將來。天之眷佑，所成就在陛下。決非淺淺者。臣揆此理甚明，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而已。臣不勝拳拳之誠，惟陛下裁赦幸甚。

先宗紹熙二年，司農寺主簿呂祖儉上奏曰：臣聞天人相與之際，未嘗相遠，而人君舉動實與天通。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此言天道之流行，人君舉動莫不與之俱也。是故禮曰天秩，典曰天叙，賞曰天命，刑曰天討。動必以天為言，而不敢有貳其心；即是心而嚴乎假廟，則禮文之見於假廟者，不敢廢也。即是心而盡乎事親，則禮文之見於事親者，不敢廢也。至於有大典禮，大休慶之事，則舉之以告，亦不敢略其禮文。所以承



天意而各天休者。固如此。若迺一用一捨。必明乎好惡之公。一賞一罰。必察乎僭差之失。則又斷合乎天而靡有所易也。典禮賞罰。悉本諸天。動靜陟降。罔不在是。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皆同乎此心而已矣。恭惟陛下受天明命。性與天合。誠自有以深得乎天心。然臣之愚。猶有不能自己者。竊嘗惟念辛亥之春。雷雪交作。郊禋之夕。風雨驟至。已而聖躬愆豫。中外寒心。今茲清明在御。如日方升。展慶慈闈。祇款原廟。天宇開霽。神人欣歡。而况比年以來。夏令雖寒。然屢聞霜雹之為異。冬氣雖燠。然幸有時雪之應期。災害漸銷。和氣浸洽。對越之敬。政在斯時。欲望陛下觀天道之甚通。而益思所以戒懼。因天心之昭假。而益思所以奉承。擴夫正大之情。以致謹乎德刑。極夫感通之理。以致嚴乎典禮。即諸念慮。驗諸事為。咸加聖心。以承天意。則往歲之災害。可以常弭。難謀之命。可以常保。而聖德隆盛。將與天同休矣。

臣不勝惓惓。

光宗時。醴泉觀使周必大上奏曰。臣聞人君所踐者天位。所保者天祿。故愛民則欲如天之仁。勤政則欲如天之健。溥愛無私。以法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可以奉若其道。顧以其命億萬斯年。受天之祐矣。列聖相傳。以為家法。至于壽皇。尤篤意焉。嘗御製敬天圖。疏經傳法語於其下。朝夕省覽。此圖必在禁中。願陛下訪求而觀之。則古今成說。不待儒生學士鋪張議論。固已畢陳於前矣。抑臣尚有管見。敢併言之。揚雄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如上所奏。蓋欲陛下以人占天也。荀德脩而化行。自然三光宣精。百川循理。雖無太史之占可也。然以堯之聖。猶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舜之聖。猶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况後世乎。今太史局雖有其官。皆以技進名。隸秘書省。不過歲時。照檢鍾鼓而已。政事或闕于下。灾祥或見於上。彼何預焉。堯



舜遠矣。義和固難復置。以本朝論之。凡提舉司天監。皆委忠直近臣。如神宗初年。首用司馬光。元豐間。復用王安禮。設或疆度稍異。必能入告。圖消弭之方。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所謂風雷弗迷。災感退舍。可拱而俟。其助治也大矣。臣願陛下酌本朝故事。擇侍從臺諫之忠直者。提舉太史局。此亦復古格天之一端也。

寧宗嘉定八年。素燮上奏曰。臣一介疎庸。遭逢盛際。誤蒙拔擢。浸厯清華。每自念無以稱塞。惟有整竭愚忠。庶幾仰酬天造。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敬天。尤莫大於法天。蓋法天者。敬天之實也。宅天位之尊。精神運用。形見於天下者。無往而非天。是之謂敬天之實。徒曰敬之而不能法之。亦猶心慕其人。不知效其所為。豈真能有益於己哉。陛下先紹丕圖。垂及二紀。嚴恭寅畏。常如一日。雖古帝王。篤於敬天者。殆無以過。然古之敬天。未嘗不以天為法。陛下內揆於心。其皆與天

無間歟。抑猶有未合者歟。夫天猶父也。君猶子也。子克肖其父。父必為之喜。而譴怒不作矣。君克配乎天。天必降之福。而災變不生矣。陛下敬天之心。不為不至。而前年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去年大旱之後。飛蝗塞空。星變異常。一夕再見。今年日月復相繼薄食。則是天意猶未解也。得非法天之誠。猶有可議者歟。臣愚不識忌諱。謹條四事。切於當世者。上干天威。惟陛下裁赦而垂聽焉。其一曰。臣聞天下大器也。惟達天德者為能舉之。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懼。君天下者。當無時而不強。豈可一日而弱哉。且女真之恃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害也。而揣摩迎合之流。遂欲苟安於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所至諱。則不



敢復言。蓋所以結其舌也。而不知我能自奮。則威聲震疊。自足以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適足以召兵。又豈能息兵哉。建輶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吾將若之何。竊恐兵端浸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以是思之。豈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彊中國之志哉。其二曰。臣聞人主之大柄有二。曰慶賞。曰刑威而已。然本於公。則天下服出於私。則公道廢。臯陶之陳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武奉天而行。所謂公也。陛下更化以來。招延俊秀。屏去回邪。固已上合乎天心矣。然用違其才。則如勿用。言而不行。與不用同。忠良不得以展布。賢智未免於湮鬱。天之命德。豈其然乎。或依勢作威。敢於專殺。而姑務含容。或黨附權姦。罪不容誅。而陰求投弒。或貪墨著聞。士論不耻。而復官與祠。或總戎締交。賄賂公行。而匿瑕含垢。

天之討罪。豈其然乎。施此二柄而不原乎天。則朝綱廢弛。而國勢陵夷矣。陛下思之至此。豈可不大明公道而力救斯弊哉。其三曰。臣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無不愛可也。旱蝗相仍。民大飢困。上軫淵衷。多方賑卹。可謂仁矣。然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未必能以實告。故飢民不可勝計。而濟糶不能徧及。或轉於溝壑。或輕去鄉井。或羣聚借糧。或肆行剽掠。無所得食。勢固宜然。今春既分矣。而艱食猶衆。不知其飢餓而死。抑有以虐我而饑其上者乎。昔者東晉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過流民浸盛。廼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為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為凶荒之備。耗於移用。誠為可惜。所宜特發睿斷。申敕攸司。止絕他費。專以救荒為急。推廣天心。大施仁政。則垂絕之命續。而作亂之萌折矣。其四曰。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聰明明畏。皆自乎民。所以為天疇。咨于衆。舍已從人。所以為聖。今



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  
言。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  
事實不與天下共之也。天下之大。當與天下共圖之。豈可不稽謀于  
衆哉。患人才之難得。稽謀于衆。必將有超卓逸群之秀。患國計之未  
豐。稽謀于衆。必將有取與不窮之術。患邊備之未修。稽謀于衆。必將  
有禦戎制勝萬全之良策。觸類而長之。凡事關利害。皆廣咨博訪。是  
為至公。是為天心。豈復有不當者哉。臣區區愚忠。陳此四事。一本於  
天者。蓋如此。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靜。行此四者。易於轉圜。而臣猶  
慮陛下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蒙蔽之患方深。爾惟私是徇。則  
不知有公。惟利是趨。則不知有義。說隨以求合。脂膏以取容。隔絕上  
下。交相為欺。萬一陛下少惑其說。則凡忠鯁之言。何自而能行哉。故  
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云。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

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  
深戒也。去秋大饗明堂。至誠昭假。熙事告成。群臣爭為歸美之詩。極  
其稱贊。陛下深念旱蝗之餘。抑而不納。此亦足以窒導諛之源矣。臣  
願陛下益堅此志。無甘佞辭。惟正人是親。惟忠言是聽。此回天心。所  
望於陛下也。奉而承之。予以祈天永命。不其休哉。尊崇異教。齋素禱  
祠。事天之末節爾。君子無取焉。故臣終始以敬天之實。上禪聖德。惟  
陛下勉思臣言。天下幸甚。

嘉定間。寧宗有事于明堂。權禮部侍郎游景仁上疏。言欲盡事天之  
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  
其序。夷夏必安其生。

寧宗時。將作監主簿牛大年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  
之所繫。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託。尊而



為臣辟之戴一指意而衆莫敢違。一動作而人孰敢議。然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

理宗嘉熙六年。屯田郎中王萬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  
一二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所未能同乎天  
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哉  
矣。

淳祐十年。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上疏曰。敬天之怒易。敬天  
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以為難。何哉。蓋憂則懼心  
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  
史官書之。賜詔獎諭。



程